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第一辑

小金县志资料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小金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工作组
编辑部

1988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小金文史资料选辑

第 一 辑

(内部资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小金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工作组
编辑部

一九八八年八月

封面设计:杨先华

内部报刊准印证: 阿 坝 临 字 第 0 1 号
马 尔 康 县 马 巴 长 征 印 制 厂 印

1988年8月出版

印 刷: 阿 坝 州 印 刷 厂

2000年9月第二次印刷

政协小金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编辑部成员

主 编:柳奎祥

副 主 编:杨先华

责任编辑:彭志明

编 辑:(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良能 马端礼 范克信

林继先 张理明 杨德珍

贾中灵 曹世镛 梅毅勇

跟斗额席

编者的话

征集、编印地方文史资料,在地方政协工作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人民政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更好地体现爱国统一战线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内容。它对于激发我们的爱国热情,维护祖国统一,推进“一国两制”的实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极其重要的;它对于教育后代和激励后代,在两个文明的建设中去开拓新的世界,具有宝贵的借鉴作用。

本辑共收入史料七篇。它们从不同角度汇集了我县政治、经济、宗教、民族诸方面的史料,较为系统地展现了我县两百多年的历史轨迹。在编纂工作中,我们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充分发挥了人民政协人才荟萃的优势,广泛听取各界人士的意见,力求体现“求实存真”、“多谈并存”的原则。

在编纂这辑史料的工作中,我们得到了州政协、县委、县政府有关领导的关怀和支持,同时,这辑史料凝聚了我县各界人士的劳动成果,特别是老一辈同志的心血。在本辑史料问世的时候,我们对曾关心此项工作的有关领导及我县各界人士表示衷心地谢意!

限于我们的水平和经验,疏漏和错误在所难免,恳盼知情人士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小金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工作组 编辑

一九八八年八月

目 录

编者的话

• 历史长廊 •

小金县历史概况 张理明(1)

懋功解放记略 张理明(42)

• 屯土沉浮 •

别思满屯守备史略与民俗

..... 克维曲棍等口述 范克信、贾中灵整理(81)

汗牛屯史琐忆 杨德珍口述 彭志明整理(93)

• 宗教云海 •

藏传佛教在小金的史略 县宗教科供稿(102)

• 货殖沧桑 •

一把杀人不见血的钢刀——鸦片烟

——记懋功鸦片烟毒泛滥史实 曹世镛(111)

• 民间文学 •

四姑娘山的传说 县文化馆供稿(123)

小金县历史概况

政协小金县委员会委员、四川省
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会员 张理明

小金县、旧称懋功县，今属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管辖。地理坐标：东经 $102^{\circ} 01'37'' \sim 102^{\circ} 57'52''$ 、北纬 $30^{\circ} 35'32'' \sim 31^{\circ} 43'18''$ 。全县幅员面积 5582.43 平方公里①，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与川西盆地的接壤地带，位于邛崃山脉西侧，属大渡河水系，全境是高山峡谷，居住着汉、藏、回族共七万余人，社会经济以农业为主，在境内高山草甸地带，有少量的畜牧业。

今阿坝州所辖之小金县和金川县，在历史上统称“大小金川”。远在战国时期（公元前 300 年左右），秦灭蜀国，在岷山地区北部设置湍氏道；在岷山地区南部一带则属于蜀都（成都）管辖，小金在这个时期就同中央政权有了联系。汉武帝通西南夷时，小金是冉駹国境内的部落之一；隋朝时期（公元 589 年～公元 618 年）在大小金川地区正式设置金川县②；唐朝时期（公元 618 年～公元 907 年）在阿坝州境内设置了州县；“安史之乱”后（公元 755 年～公元 762 年），吐蕃（西藏）占

领了阿坝州的部分地区,小金也就成了吐蕃的领地;明朝时期(公元1368年~公元1644年),大小金川地区的部落首领哈伊拉本“内附”,受永乐皇帝册封为“演化禅师”,其后代繁衍于现今的小金县和金川县一带,形成了一个稳定性的农业部落区域,当时泛称小金为“赞纳”,大金为“促侵”;清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小金川的部落酋长卜儿吉细受清廷册封;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复授大金川部落酋长嘉勒巴“演化禅师”印,其孙莎罗奔以“土舍”身份带领土兵随清将岳钟琪,参与平定西藏羊峒潘有功,于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被授予“金川安抚司”称号,莎罗奔遂自号“大金川土司③”。

清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二月,第二次平定大、小金川地区后,在小金设置美诺厅,在大金设置阿尔古厅,把大、小金川地区正式划归四川省管辖;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把阿尔古厅并入美诺厅;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改称懋功厅,官府行文对上称厅,对下称抚夷府。懋功之名由此而定,懋功二字源出《诗经》“功懋懋功,德懋懋德”之句。

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四川正式设置懋功县,列入四川的建置县之一。解放后于一九五三年底经中央批准,改名小金县。

小金县这个高山峡谷区域,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度过了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经历了重大的历史事件,是中华民族发展史的组成部份之一;历史长河把这块地方同祖国融为一体。

清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劫小金土司泽旺,夺其印(泽旺之妻阿扣,是莎罗奔之女);次年,莎罗奔侵犯明正土司(今甘孜州康定县)和革布什扎土司(今甘孜州丹巴县大桑区)。清廷调云贵总督张广泗任四川总督,派兵

三万，由川西川南两路进军金川河东、河西，因采用“攻碉”战术，作战两年，尚未攻克莎罗奔之巢穴勒乌围（今金川县勒乌乡）及噶阿耳崖（今金川县安宁乡，又叫噶拉依），副将张兴、游击孟臣战死，进剿失利。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清廷派大学士讷亲任经略大臣，起用岳钟琪授提督衔，率兵往剿金川，因张广泗与讷亲不和，士解体，战事无进展，总兵任举、参将贾国良战死，岳钟琪密奏张广泗错用良尔吉（小金土司泽旺之弟，与阿扣通奸，并为莎罗奔作内应，刺探清军情报），讷亲亦劾张广泗“老师糜饷”，乾隆下令将张广泗捕押回京，斩于午门，并邮寄讷亲祖父遏必隆（满清开国功臣）之剑，赐死讷亲于军前，讷亲于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正月，在班师途中，自刎而亡，死在小金境内巴郎山向阳坪。后来在该处留有一个“万人坟”（埋葬清兵的坟地），并有对联称“八千里慷慨从军，可怜血洒金川，竟向牛头挥手去；一万人激昂报国，但得光争铜柱，何须马革裹尸还”。清廷派大学士傅恒取代讷亲之职，傅恒整顿军旅，改变战术，采取“逾碉勿攻，绕出其后，旁探间道，裹粮直入”的作战行动，“舍碉而直捣中坚”的办法，进剿战事，大有改观。傅恒与岳钟琪分两路进军，直指莎罗奔之巢穴。此时，清军已将奸细良尔吉斩决，莎罗奔失去内应，无法刺探清军情报，见大军逼进，知事不妙，乃遣人向岳钟琪乞降。岳曾任川陕总督，莎是岳之部属。岳遂轻骑径抵莎罗奔之巢穴，将莎罗奔父子收降。金川之乱遂被平定，史称“戊辰之役”。

乾隆二十三年（公元1758年），莎罗奔的侄儿郎卡主持土司职事，再次侵占小金土司和革布什扎土司的境地。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清廷令四川总督阿尔泰，传檄川边九

土司，环攻金川。阿尔泰采取姑息政策，供给郎卡以安抚司印，郎卡趁机扩展势力，以女儿嫁与小金土司泽旺之子僧格桑，后郎卡死，其子索诺木掌权，同僧格桑结成联盟，侵犯鄂克什土司境界（小金地区的另一土司，即沃日土司，辖今小金沃日、达维、日隆一带地方）。乾隆三十六年（公元 1771 年），索诺木杀害革布什扎土官，僧格桑侵犯明正土司并占领鄂克什土司境地，鄂克什土司色达拉及其弟逃奔成都向清政府求援。色达拉之祖父巴碧太喇嘛，早在顺治十五年（公元 1658 年），即已归服清廷，被册封为“沃日贯顶净慈妙治国师”。乾隆十五年（公元 1750 年）色达拉承袭时，清廷颁发其“沃日安抚司”印信号纸，受清政府管辖保护④，因此，清廷接受了色达拉的求援，决定平定索诺木、僧格桑的作乱。乾隆帝认为索诺木、僧格桑之行为，是“显系凯觎土境，妄思占据”、“于抚驭番民，正有关系”⑤，乃下令阿尔泰、福德、董天弼率清兵进剿，于乾隆三十六年（公元 1771 年）八月初七日，从汶川卧龙关山圣沟（又叫山神）向小金进军，揭开了二次平定大小金川的战争序幕，史称“辛卯之役”。

乾隆皇帝在军事上采取了“避其碉卡，越道而进，乘间蒞虚，径抵巢穴，擒获亮渠”的作战方针。温福率兵由西路巴郎拉（今小金东面之巴朗山一带）进军；董天弼率兵由南路宝兴硃碛翻夹金山直插达木巴宗（今小金达维）；阿尔泰率兵由约咱（今甘孜州丹巴县岳扎）向小金土司进攻，形成了三面包围小金川土司的军事势态。在政治上决定严惩小金川土司僧格桑本人，对小金川土司所辖的头目，分别对待，归顺者受而抚之，无名番众来投顺者，随时招纳；乾隆皇帝认为：“小金川土司违背教约，抗拒官兵，罪在不赦”的对此次用兵的形势分析，

认为“蕞尔蛮陬，尤非緬地瘴疠可此而其人众，又俱资耕作为业，更非能经久相持”⑥。

清廷令四川总督文绶，统筹后勤供应；令大学士于中敏办理军务；桂林任总督，温福任将军，阿桂任副将；抽调贵州兵三千由书明阿及提督汪腾龙带领，陕西兵二千由王万邦带领，抽调四川绿营部队等集中了二万余兵力三路进攻小金土司⑦。

温福率清军中路进攻，带鄂克什土司色达拉兄弟随军在营，协助清军；桂林率汪腾龙、宋元俊部及甘凉兵三千余，从打箭炉（今康定）向革布什扎进发；阿桂率清军及三杂谷（今理县杂谷脑一带）的藏族土兵三千余，从北路进军小金。

僧格桑与索诺木联成一气，在日隆至约咱，两河（小金两河乡）至美诺（小金美诺乡），方圆四百余里的大范围内凭借险要之地形和坚固之石碉，同清军展开了全面对抗。索诺木并派出头人冈达克与丹巴沃扎尔，率大金川土兵七百名进入小金川地区作战。当时，大小金川地区的社会经济处于奴隶制的极盛时期，索诺木与僧格桑在侵占了革布什扎、鄂克什境地后，又增强了势力，故而对清军的进攻具有相当的抵抗能力。

乾隆皇帝对大、小金川土司抗拒清廷的行为深为不满、认为：“金川曾发兵七百名，相助小金川，是其与小金川狼狈为奸，情罪实为可恶……”。决定：“剿平其地，永除后患”（乾隆三十七年正月给温福的谕旨）。当清军遭到抵抗之际，乾隆皇帝感到：“今思两酋狼狈为奸，罪实相等。僧格桑占据鄂克什之地，索诺木亦占据革布什扎之地，同一侵扰邻疆，僧格桑敢于抗拒王师，索诺木亦竟敢帮兵暗助，其梗化更无分别，不宜稍从原有。”对此次用兵，感到：“朕非必欲穷兵黩武，但既已用兵，不得不为长久之计……。”（乾隆三十七年四月给温福的谕

诏)。

清王朝正处于极盛时期，财政充盈，乾隆皇帝认为：“果能并灭金川，实一劳永逸之计，朕亦断不惜费，昨岁已拨饷三百万两，解川备用，将来并不防再添拨三百万两，现谕户部查议，令降谕旨，此时部库所积，多至八千余万，每以存积太多为嫌，天地生财，止有此数。今较乾隆初年，已多至一半有余，朕实不欲其多聚，若拨发外省，公事动用，稍减盈积之数，亦属调剂之一端⑧。”乾隆三十七年正月，清廷密令温福、桂林、阿桂等对大、小金川应“剿平其地，永除后患⑨。”

僧格桑土司率领郎妥尔(土舍)、七图安堵尔(大头人)等，指挥所辖土兵武装及百姓，在小金境内同清军顽抗，相持近半年，终因敌不过强大的清军武力，于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公元1772年)率残余武装逃入大金；清兵占领了小金川土司全境及鄂克什全境，活捉了小金川老土司泽旺，宅垄头人安本率全寨投顺清军。

乾隆三十八年六月(公元1773年)，清军主将温福率兵进剿大金川土司，把大本营扎在大金境内之木果木(今金川县卡撒乡境内)，此处地形复杂，四周皆是大森林，对面是波涛汹涌的大金河，温福在此扎大本营，犯了“孤军深入”的兵家所忌，加之温福的轻敌麻痹，被僧格桑、索诺木的精锐土兵武装偷袭；木果木清军大本营被土兵摧毁，清兵死亡达三千余人，温福遇难；木果木战斗，使清军作战主力遭到惨重打击，大、小金川的土兵武装乘胜反攻，再度进占小金川。清军溃败，董天弼在作战中阵亡。

这一惨败，震怒了乾隆皇帝，决定大举用兵，动用了八旗劲旅，调京兵及火器营各一千，把黑龙江、吉林的精锐作战部

队也调来参战，令从云南、贵州、陕西、甘肃、浙江等省增调援军，新增作战兵力万余人，配以火器（炮兵），重新组织大规模之军事行动；免去桂林的主将职务，任命阿桂为定边将军，丰森额为副将，统筹指挥；令阿桂等暂撤小金土司境，退守日隆关、约咱。待兵力集中后，重新进剿；同时将押在北京的小金川老土司泽旺，凌迟处死。

乾隆三十八年下半年，清廷组织好兵力，于当年八月（公元1773年9月）大举进军，迅速占领鄂克什及小金川全境，阿桂将大本营进驻美诺（今小金县城）。僧格桑、七图安堵尔等率残部再度逃入大金川土司境内。

乾隆三十九年春（公元1774年），阿桂统率各路清军及绰斯甲土司派出参战的土兵，三杂谷派来的土兵共约五万余作战部队，分两路直插金川土司的巢穴地点勒乌围及噶拉依。

索诺木等率武装与清兵顽抗，整个金川全境处于一片战火之中。金川土司的武装抵挡不住清兵的强大火力，节节溃败；金川土司境内的百姓，苦于战乱，无力支持。在清军的压力和分化下，日耳底寨头人丹比西拉布、童扎寨头人得罗思达拉及北路头人霍尔甲纷纷投降。不久，达尔卓克寨头人色木里雍中带领六寨头人百姓投顺；索诺木率残部龟缩在巢穴里见大势已去，只好毒死同盟者僧格桑，妄图“献尸乞降”，遭阿桂拒绝，只得将僧之尸体埋于逊克宗，继续抵抗清军之猛攻。清军海兰察所率吉林索伦兵、黑龙江兵，作战英勇，摧毁了索诺木的层层防线，并用奇兵偷袭，攻克了勒乌围巢穴，把索诺木压缩在噶拉依的孤点上，被清军围困住，动弹不得。索诺木将七图安堵尔献出，再次乞降，仍遭阿桂拒绝。小金川土司的残部，见投降无望，只好由大头人山塔尔沙木坦率领，在大金

来当木一带继续抵抗。大、小金川土司的武力,已处于土崩瓦解之中。索诺木的残部被困在噶拉依,处于四面楚歌之中。噶拉依被围了近一年多,阿桂动用强大的火器(炮兵),猛轰碉卡;索诺木无力抵抗,既无援兵,又无后勤供应,终于在乾隆四十一年正月(公元1776年2月),在其最后据守的巢穴噶拉依向阿桂跪降。莎罗奔、索诺木及其家族和残余武装和参与抵抗的宁玛派喇嘛共约一千余人被清军捕捉。历时近五年,用兵近十万,耗帑达七千万两的“辛卯之师”(二次平定大、小金川的战役)至此结束。

阿桂派福康安将莎罗奔、索诺木及宁玛派喇嘛舍拉思丹增、雍中、泽康等首要人物,槛解至京,并将僧格桑之首级送京;清廷将莎罗奔等人凌迟处死;对平定金川的大小将弁论功行赏,诏封阿桂一等诚谋勇公,封明亮襄勇伯授成都将军,加丰森额一等子爵位,对海兰察、福康安各升三级。平定大、小金川后,清廷在懋功厅建一昭忠祠,追封温福忠烈王。祠中塑温福像,两廊立阵亡文武官员牌位,并建有碑亭刊刻碑文,以示纪念。碑文:“木果木之役,大将军温福死之,文臣从者三十余员,都统将弁以下死者万余人。”另外还建有一慰忠祠,中堂供奉阵亡的满、藏、汉将领牌位,两旁供奉阵亡官兵牌位,附有碑石,碑文刻:“以死勤事则祀之,代剑挟弓歌国殇也,会鼓传芭礼其魂也!慰忠祠之设,从来久矣!木果木之变,两金酋众复起,狼烟弥漫,提督军门董天弼,拒守美诺官寨、马鞍山猛固一带,弹尽援绝,身殉乱军。”为了铭记二次平定大、小金川的重大历史事件,清政府在懋功营盘街的北端空旷地,建了一个建筑宏伟的碑亭,内立有一巨碑,碑下部是一大石龟,此碑是乾隆皇帝为纪念其武功而设的纪念物,称为“御碑亭”,“其碑

文刻：“御制平定金川勒铭美诺之碑”，内刻：“首祸者必有奇祸之遭，背德者必有凶德之报，盖赞拉之首祸，实由促侵之叛，而促侵之背德，亦有赞拉之肇，故戊辰之役，以救赞拉而有促侵之征。兹辛卯之师，以伐赞拉，并促侵而扫，彼其缓则颡利突利之相猜，急则侨如荣如之相保，然而地险人强，机谋深造，则赞拉远不如促侵，以故美诺再入而再克，虽南有僧格宗，北有明郭宗，而我师奋力攻取，无不力摧坚碉，遂据官寨之穴窖，此固皇天助顺，将卒尽力，而亦首祸背德之招，是用勒铭酋巢，永镇作徵。”

清王朝平定大、小金川之后，推行了彻底的“改土归流”政策，并实施了一系列完备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措施：

(一)留安官兵

在大金地区：

(1)勒乌围设总兵一员，游击一员，都司二员，守备三员，驻兵一千名。

(2)噶拉依设副将一员，都司二员，驻兵七百名。

(3)噶尔丹寺设游击一员，守备一员，驻兵三百名。

(4)茹寨设参将一员，守备一员，驻兵三百名。

(5)马尔邦设游击一员，守备一员，驻兵四百名。

(6)曾达设守备一员，驻兵三百名。

在小金地区：

(1)美诺设总兵一员，游击一员，都司二员，守备三员，驻兵一千名。

(2)底木达(今抚边)设都司一员，驻兵五百名。

(3)大板昭(今两河乡大板昭村)设守备一员,驻兵三百名。

(4)僧格宗(今新格乡)设参将一员,守备一员,驻兵五百名。

(5)翁古尔垄(今宅垄乡及丹巴太平桥、宅垄沟一带)设都司一员,驻兵三百名。

(6)咱正章谷(今丹巴岳扎至丹巴县城)添足原驻防兵达一百名,拨千总一员驻防。

上述区域,实行军事控制,基本上把原大、小金川土司的辖地,控制在清军的统治下,实行分段管理。

(二)安置土弁:

对随清军进剿大、小金土司,杂谷脑土兵及率众归顺的头人,按其功劳作用大小,将有功人员安置在原大小金土司的辖地内,担任土弁,取代原土司的一套统治工具。

大金川地区:

(1)河东、土守备一员丹比西拉布,土千总一员色木里雍中,土把总四员泽旺等人,土外委十员格什甲等。

(2)河西,土守备一员达固拉得尔克,土百总一员生根,土把总四员绰窝等人,土外委十员(解放前金川的河东守备、河西守备就是如此而形成)。

小金地区:

(1)管理底木达(今抚边)、布郎郭宗(今木坡)、达思满(今吉斯乡)土守备一员阿忠堡(是杂谷脑参战有功的头人),土千总一员生根,土把总二员阿斯达、任占蚌,土外委四员。

(2)管理八角碉九寨、蚌鲁八寨(今双柏乡、八角乡、两河乡一带)土守备一员木塔尔,土千总一员纳郎,土把总二员切太松耳、甲斯结,土外委四员甲洛等人。

(3)管理僧格宗,土守备一员安本,土千总一员撒尔结,土把总二员温布、阿奈,土外委十员绰窝太等人。

(4)管理汗牛,土守备一员工噶,土千总一员苍旺社尔结,土把总二员雍中七立,革宗多结,土外委三员格宗、阿吉尔、多甲(解放前小金的四屯守备就是如此而来)。

上述安置土弁的措施,贯彻了清王朝“以夷制夷”的民族政策,各个土守备均须服从清政府的调遣,承担作战任务,被置于清王朝的军事建制内,成了清廷的军事工具。

(三)安塘设汛

为了利于清王朝及时掌握大、小金川地区的动态,战争结束后,立即建立了“塘汛”(军事通讯联络系统),把杂谷脑参战的屯兵移来一百五十户(男女大小三百六十五人)分点安置在大板昭、丹扎寨、卡卡角(照碧山)、沈角沟、卡尔金(约咱上坡)。每户分拨耕地二十亩,拨给房屋二间,赏给种籽小麦二石(京石)、农具一副、借给耕牛一头。来时发给路费、口粮。从杂谷脑调来一姓代的千总到小金,安插在大寨,在大金得十梯、僧达沟、马奈等处,也调有杂谷脑上孟营的把总,土兵人户插居,这些插居户起到了监视作用。同时把原小金土司投降清军的八角碉百姓从杂谷脑调回一百户(部分小金土司的百姓,在清军占领小金后,被强迫移往杂谷脑五寨居住),安置在猛固桥、侧尔角、崇德沟,拨给地亩,令其“安塘当差”,承担传